

月光照不回的路

辛金順 著

那段年月，我常在暮色的微光裏，將自己的心事蜷曲成一首首的馬來詩。
考試、前途、理想、夢願，都在前方如幻影般明滅不定……

月光照不回的路

辛金順 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九歌文庫 1018

月光照不回的路

著 者：辛 金 順

責任編輯：鍾 欣 純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8（民國97）年8月10日

定 價：210元

ISBN 978-957-444-525-7

Printed in Taiwan

書 號：F1018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名家推薦 002

破碎的語言，如詩的行板 江寶釵 007

第一輯 趕路者

破碎的話語 019

吉蘭丹／人 037

燕子 056

特載：文字清順、沉穩、樸實、大氣 張曉風

鰲跡 067



第二輯 子夜詩語

趕路者 076

母 音 083

江山有待 094

夢痕書 107

世道書 114

悼忘書 119

如夢令 123

一個時代的過去 128

詩的隱喻 132

逃亡 137

子夜詩語 140

第三輯 守候的陽光

月光照不回的路 145

親愛的動物們 151

守候的陽光 163

斷章 168

碎片（後記） 191

月光照不回的路

李金順 著



名家推薦（姓氏筆畫序）

他的書寫淳蓄著敘事的能量，意象活潑、豐富，含帶著陽光下風樹搖曳的意態，躍動著哲思與現實生活相遇的神采，幾乎完全是詩的看板。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長 **江寶釵**

辛金順剛從馬來西亞來台讀大學時，我就認得他，安靜、內斂，是他給我的初步印象。那時，他已出版過二本散文集，筆尖沾染年輕生命的悲與喜，已具朝向人文心靈深處摸索的行文動向；十餘年過去了，在馬來半島和台島之間，他仍探索著漂泊身世，但用語簡樸，文思轉深，《月光照不回的路》堪稱是二十一世紀初馬華在台散文的重

大成就。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 **李瑞騰**

文字清順、沉穩、樸實、大氣，燕子的象喻也用得好……

而且，重點不在自然界裡的燕子，而在那畫上的來自祖父腕底的燕子，這一點，其實耐人尋味……。

名作家 **張曉風**

辛金順的馬來西亞吉蘭丹人身分，那在破碎話語中的混血成長，使得這本悼忘之書充滿憑弔和反省的雙重視野。文字是召喚之術，而記憶卻不免斑駁、破碎，被此刻的另一種身分重新再省視、再拼湊。悼忘之書亦有了免於悼忘的意味。

名作家 **鍾怡雯**

【目次】

名家推薦 002

破碎的語言，如詩的行板 江寶釵 007

第一輯 趕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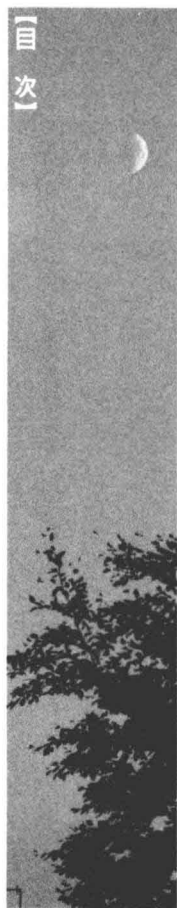
破碎的話語 019

吉蘭丹／人 037

燕子 056

特載：文字清順、沉穩、樸實、大氣 張曉風

鰲跡 067



第二輯 子夜詩語

趕路者 076

母 音 083

江山有待 094

夢痕書 107

世道書 114

悼忘書 119

如夢令 123

一個時代的過去 128

詩的隱喻 132

逃亡 137

子夜詩語 140

第三輯 守候的陽光

月光照不回的路 145

親愛的動物們 151

守候的陽光 163

斷章 168

碎片（後記） 191

破碎的語言，如詩的行板

江寶釵

——序辛金順散文集《月光照不回的路》

金順囑我為他的散文集寫序，因為他讀過我的散文，曾經對他的情緒，產生某種照明的意義。儘管創作，已是在學術生涯中，被我放流於記憶之外的事業，但我實在以他為榮，自然不能拂逆他的好意。

1. 忘記自己是夜鷺的夜鷺

金順曾經修我兩年博士班的課程，每一次上課都是鑲著陽光的金邊，在我的記憶裡，歡暢地閃亮著。與他一起上課的還有國偉。國偉懂得生活，多半是他負責張羅，我們泡咖啡，聽交響樂，談文學，踏著樹影搖曳的月色，一起在校園裡分手。這樣四個學期下來，金順有兩篇報告在《中外文學》發表，國偉博論裡部

分關於朱天文、朱天心的討論，以及我後來提國科會出國進修的主題：外省女性小說家的國族敘事。

我們與文學的相遇，合當如此，是「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在最曖昧的意象裡，折射出一種毫無造作的真心實意，神與境遇，自由自在。

樹影搖曳的月色，也只維持了四個學期那麼長。

在那四個學期之外，我持續走自己的路，往返家裡、教室、研究室，並在微風裡散步。學生稱這座校園為荒城，小葉欖仁樹沿著外環道路挺立，不太看得到蜘蛛，但經常地遇見絲網纏繞，像極了被棄置的屋舍。有些絲僅起了這頭，還未掛往那頭，懸在半空中，搖搖晃晃，像是許許多多撐不住的心事，找不到傾聽的對方，嘴巴張開很大，可是發不出一點聲響，一件件地都靜默著墜落了。寂寞轟轟然！走來走去的當口，花芽錯落的草坪上一隻鳥在踱足，仰首，小小的眼睛裡承載著整個天空的沉思，好像悠然，又好像茫然，灰咖啡色的羽毛，頭頂上一沿紅色的肉冠，看起來是夜鷺，我寫信跟朋友提，不忘計算遇見的次數，特別說是同一隻。「你怎麼會知道是同一隻？」朋友詫異。也許是因為他的姿勢，他的望向天空的眼睛，有時候，沒有理由，就是知道。夜鷺平常黃昏後活動，這隻晨間

午後時時出來的夜鷺沒有自己的同類，他快樂嗎？或者，他有自己的追尋，忘記自己是一隻夜鷺，因而可以不必有同類的快樂？

特別會想起幾個人，金順是其中之一。

2. 真高興認識你！

在修過兩年博班的學分課程後，我們很少見面。最近的一次碰面，是在校園裡，我出發要去散步，他則要到體育館健身。結果是他陪著我走了近兩個小時，談生活、生命、經濟、文學、藝術。散步結束，我們的談話也告一段落，是告別的時候，我沒有說「再見」，卻是說：「真高興認識你！」話未完，覺得講錯了，才要改口，沒想到金順接著說：「是啊！老師重新認識我。」這話形容我這段時間對金順的認識，真是再貼切不過了，我正在經歷一個重新認識金順的過程。

去年九月，我在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系客座研究，忽然如中邪一樣地，對寫詩產生了無與倫比的狂熱，吃飯不定時，有時候更是徹夜地熬將下去，為的是敲字斟句，把詩的語言、節奏、意象一行行打點起來。每一首詩對我而言，都是

新的工程。工程完畢，自己沒有信心，不知道要建一座塔，最後是否成其為一座塔，還是變成了什麼其他的東西，我想起已經是著名詩人的金順，他應當可以跟我說，我要造一座塔，這座塔是否完成了。

不到一個星期，我們來來回回寫了十餘封信，其間，他跟我說得了獎，得獎的散文。他完全忘記了他的博士論文，我則忘記了國科會的研究計畫。最後，我們相約在他畢業時出版一本師生合撰的詩集。那就真的是抬舉我了。

這個我們共同分享對創作喜愛的歷程，教我重新認識了金順。我原只在課堂上認識他的才華，要到這時候，才開始從他的信裡，他的散文裡，了解他的故鄉，他的流亡，他的曾經，以及他的性情。

金順曾經跟我說，任何的創作或論述，技藝只是一種技術上的表現層級，是一種人為的「設計」，若耽溺於「技」，雖有其可觀性，但這樣的作品，讓人讀來，總是缺乏一些東西，那東西或許就叫「感動」吧！這可以概括他的人，他的書寫。

3. 破碎的語言，整全的存在？

我逐步走入金順的散文，並窺見無數破碎的語言經驗積存在金順身世裡。在那吉蘭丹的小鎮，他像置身在旋轉木馬中，經歷著各種話語，福建話、潮州話、吉蘭丹土話、華語、馬來語、廣東話，甚至泰語。在這些截然不同的語言裡，他體會到語言與認同的關係，「你」就在你所講的那個語言裡，任何一個個人都必須要在語言裡尋得歸屬，「大家在各自的語言術裏變聲／身，穿過不同的語言而展開自己存在的聲音。」（〈破碎的話語〉）在這裡，金順呈現一種非常海德格式的思惟，語言，是存有所居。過度依賴語言的身分建構，一方面為流離失所的個體存在，樹立起擋風防雨的藩籬，使得被拋擲到人世，彼此互不相屬的人我，有了可以交流、理解、繫屬的可能，「唯有通過華語華文，才能抵禦自己的文化身體不被侵蝕；也只有通曉華語華文的，才叫華人。」但另一方面，過度依賴語言的身分建構，也在毀壞、消滅人與人相繫屬的可能性。「太多認同或不認同在政治語言裏找不到生命的出口，卻撕裂了傷痕，讓沉睡的歷史不斷醒來，不斷喊痛。」（〈破碎的話語〉）這樣的觀察，無疑呈現了金順對語言深刻的反思。

對於金順而言，「破碎」或者來自多種語言疊錯的經驗，更是來自於長年以